

纪念钱瘦铁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

性 格 决 定 命 运



钱瘦铁先生

—
岁月无情,常常会使人把一些事情忘却,即使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。岁月又是那样有意,即使听来的故事,使人也不会淡化,而是像印家的刻刀一样,把故事刻在石头上。我从唐云那里听来的钱瘦铁的故事就是这样。

还是在二十多年前,药翁唐云给我讲了一个三十年前的故事。那是一个春节,铁瘦铁提着一篮水果来给唐云拜年。恰巧唐云也忙着给别人拜年,不在家。钱瘦铁就坐在唐云的画案前画了一幅画:一位老人,提着一篮水果,水果篮上还画有红纸一条,上面写着“新春之喜”。水果放在桌子上,老人扶杖而坐,惆怅地望着那篮水果……

钱瘦铁逝世已经五十八年了,二十三年前唐云也撒手远行,但是这张画及这张画背后的故事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,想到唐云的洒脱风流,想到钱瘦铁的侠义心肠,想到他们之间的友谊,更想到钱瘦铁的生活道路及他的艺术,那位提着水果篮子老人的形象越来越鲜明。

钱瘦铁是江苏无锡人,名厓,字叔犀,瘦铁是他的号,幼时家贫而读书甚少,十几岁就到苏州护龙街贞贞阁碑帖店里学手艺。徐树铭在碑帖店的隔壁开了一家竹石山房古玩店。徐树铭是海派山水画家徐子鹤的父亲。徐树铭爱才,发现钱瘦铁有着书画艺术的天赋,就把他介绍给苏州金石大家郑大雀为师,学刻印。那时郑大雀经常到汉贞阁徐树铭的碑帖店里看古玩,装裱碑帖和金石拓片,装裱好的拓片,就由钱瘦铁专程给他送到家中。对钱瘦铁的诚朴好学,郑大雀也极为高兴,对他循循指导。为了使钱瘦铁得以深造,郑大雀又把他介绍给吴昌硕和俞语霜。这样,钱瘦铁就拜吴昌硕、俞语霜、郑大雀三人为师,从吴昌硕学治印,俞语霜是海上画家俞子才的叔父,善六法,郑大雀是江南词人,授钱瘦铁以诗文。这样,钱瘦铁在苏州,以刻印鸣世,郑大雀为署斋名“瘦铁室”,因号瘦铁。民国初年,钱瘦铁与吴昌硕(苦铁)、王大析(冰铁)、邓散木(钝铁)被誉为“江南四铁”。吴昌硕是长者,是其他“三铁”的老师辈人物。

后来,钱瘦铁告别了汉贞阁,到上海在陶尔斐斯路住了下来,并办了一个中国画会。钱瘦铁是一位易于激动的感情性人,有着侠义心肠,人们称之为“画坛侠客”,他以画为媒,以酒会友,广交四方朋友。经常到中国画会来活动的有山水画家贺天健、花鸟画家孙雪泥、书法家黄太源、画家陈小蝶。钱瘦铁夫人韩氏,为人宽和善良,她的妹妹嫁给孙雪泥,这样钱瘦铁和孙雪泥就成为连襟之亲。钱瘦铁知恩必报,他没有忘记徐树铭对自己的提携,他在上海声名大震时,就把徐树铭之子徐子鹤带来上海,吃住都在钱家,有客人就做些冲茶倒水的接待工作,没有事就跟着钱瘦铁学画、刻印。

钱瘦铁很爱护徐子鹤,出去画事活动,总把徐子鹤带在身边。当时画家聚会的地方,一是淮海中路的

中社,这里可以吃茶,也可以吃饭;二是南京路上的新雅,这里只吃茶不吃饭。经常来这里活动的除贺天健、孙雪泥、黄太源等人外,还有摄影家郎静山、画家张善孖、张大千兄弟、画家谢玉岑、谢月眉兄妹,以及画金鱼的汪亚尘,更有名噪海上的陆廉夫、王一亭、赵叔儒、丁辅之、黄宾虹、任董叔、吴待秋,钱瘦铁带着徐子鹤参加画事活动,意在扩大他的见识,提高绘画素养。

此时,钱瘦铁在上海开展览会很,画也卖得很快,有时忙不过来,就由徐子鹤代笔。钱瘦铁的绘画脱胎于石溪,兼及石涛的浑厚,徐子鹤要当好代笔的角色,当然也要在石溪、石涛上深下功夫。后来,蒋介石的高参褚民谊在上海办了一所蒙藏学院,褚任校长,请钱瘦铁任班主任。蒙藏学院的学生都是从各大大学抽来的学生,专门学蒙藏文化,经训练后派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。校址设在龙华寺的隔壁。钱瘦铁对此事很认真,也很起劲,还专门买了一辆汽车,以利来去之方便。钱瘦铁也把徐子鹤带去办蒙藏学院,帮助抄抄写写,但没报酬,吃住仍在钱家。蒙藏学院的经费来源于募捐,钱瘦铁就带着徐子鹤,像老和尚化缘一样,到施主那里去讨钱。杜月笙是校董,也报名捐款,但他迟迟不把钱款拿出来,钱瘦铁带着徐子鹤上门去讨募捐款。

唐云从杭州转道宁波,到了上海之后,虽然还没有和钱瘦铁相识,但对他的篆刻书画艺术,惊叹不已,他曾对笔者回忆说钱瘦铁之“于郑大雀得其雅,于吴昌硕得其古,于俞语霜得其苍,天赋之高,世人莫及”。在以后风云激荡的岁月里,他们真是不离不散,成为莫逆之交。

二

1923年,钱瘦铁在武昌春晖海上名医徐小圃诊所认识了日本画家桥本关雪。桥氏对钱瘦铁的篆刻书画甚为赞赏,邀请他去日本进行书画展览交流。这样,钱瘦铁首次赴日,住在桥本关雪家中。除了举办个人书画展览,还组织了中日书画民间团体“解衣社”,在日常社事活动中,钱瘦铁和日本名画家小杉未醒、会津八一、长尾甲等等结为朋友,为他们留下一批印作及书画。1933年,这时钱瘦铁已与续娶夫人张珊结婚。张珊为浙江海宁破石人,是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的养女。1935年,钱瘦铁携全家又东渡到了日本,侨居东京本乡林町二十七号。以刻印卖画为生。一切安定之后,钱瘦铁给徐子鹤写信,要他也去日本,并在信中关照,桥本关雪喜欢青铜器及老鹰,要徐子鹤想法带去。徐子鹤回到苏州,从父亲的竹石山房中捞了两件青铜古董,到花鸟市场买了一只老鹰,带去日本。到日本后,钱瘦铁带着徐子鹤,把古董和老鹰送到桥本关雪家中。

在住的地方,除了钱瘦铁一家,还住着三个女孩子,徐朗西的女儿徐启华在学图案,徐竹安的女儿徐孝扬在学滑翔机,蔡声白的女儿蔡吟芳也在学校读书。张珊很喜欢徐子鹤。有一天,她对徐子鹤说:“子鹤,有这么多女孩子,你看中哪个好,可以谈恋爱了。”二十岁的徐子鹤情商还未萌发,听了师母的话,不但没有高兴起来,反而害怕了,对三个女孩子也就疏远了。为了避免陷入情网,徐子鹤对老师说:“为了集中精神学画,我要搬到外面去住。”钱瘦铁同意了。徐子鹤在外面找了一间房子,是幢花园洋房,很清静,房主是一位大学教授。徐子鹤平时在这里画画,吃饭还是回到钱家。

钱瘦铁到了日本,即与被国民党通辑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相识,彼此引为知己。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,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。郭沫若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活动,受到日本当局的监控,郭沫若的朋友金祖同把这一消息告诉钱瘦铁,他们经过一番策划,郭沫若先到东京,然后由钱瘦铁安排乘特快列车至神户,再乘船回国。钱瘦铁为郭沫若筹措回国经费,连自己的大衣都当了,买了车票、船票。后来,日方警察发现在他们监控下的郭沫若失踪,认为钱瘦铁有重大嫌疑,对他进行传讯,并于8月10日逮捕。在法庭上,法官要他跪下听审,钱瘦铁

怒不可遏,斥之这不仅是侮辱我,而是侮辱我们中华民族!画押时,钱瘦铁顺手拿铜墨盒向法官头上砸去,结果以扰乱治安罪及杀人未遂罪,被判有期徒刑四年。由于钱瘦铁的篆刻书画造诣在日本很有影响,经友人的交涉,得以在狱中独处一室,还可作画刻印,钱瘦铁自署“一席轩”及“煮墨盒”。

在钱瘦铁的生命中没有弯腰屈服这样的字眼。他在狱中,频频给夫人张珊、亲戚、朋友写信,以平静轻松的心情描述狱中生活。他写狱中清静、空气良佳,室明窗净,以听蝉鸣来解除内心的寂寞。钱瘦铁青年时代虽读书不多,但他在狱中还是读了《黄帝经》《道德经》,包括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在内的《十八史》以及《韩非子》、庄子的《逍遥游》及古代诗词。钱瘦铁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:“吾之书画有进步,自作自赏,聊可自慰。”从钱瘦铁演习书画的历史来看,他还是从明清入手,在学习八大、石涛、石溪的艺术上用了很多功夫。令人惊奇的是,在狱中画山水追求董北苑笔法,对董画的妙处皆有“悟得”,他的书法也由汉隶兼习篆靖的《出师表》及王右军的《十七帖》。篆刻也发切于缶翁吴昌硕转向前秦汉古印玺深入。在给夫人的信中,他写道:“余经此锻炼,身心益健,瘦骨做得冰霜,转祸为福,重新努力美术文化,而今静修准备亦佳也。”

由于日本友人的营救,钱瘦铁于1941年6月提前出狱。

在狱中的书信中,钱瘦铁虽然表现平静潇洒超脱,而其实他无法咽下在日本受侮的这口气,一直郁结于心。1943年,他以联合国占领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秘书之职赴日本,举行木刻展览,并组织中华俱乐部,任会长,赞助日本人民战线活动,以此扬眉吐气。

三

钱瘦铁从日本回到上海,书画朋友设宴欢迎他和夫人张珊。参加宴会的有许多老朋友,也有新朋友。此时,唐云与钱瘦铁相识,两人畅叙投契,如久别重逢的故人。

安定以后,钱瘦铁第一件事是解决吃饭问题。唐云便与郎静山在东亚饭店请钱瘦铁,商量为他举办画展的事。有了唐云和郎静山的倡导,钱瘦铁的画展很快地筹备就绪。因为画展的时间紧迫,钱瘦铁一下子拿不出那样多的画来,唐云就为钱瘦铁代笔画了几幅。为钱瘦铁代笔最多的当然还是徐子鹤。唐云和徐子鹤的代笔,经过钱瘦铁加以润饰,并亲笔署上自己的名款,别人就很难识辨了。

钱瘦铁画展开幕,唐云忙得不可开交,他要拉那些有钱的朋友来买画,每次又少不了陆南山。陆南山是祖传中医眼科医生,爱好收藏,本身也会几笔丹青。此时正在拜唐云为师学画。经唐云的推荐,陆南山第一次就以四两黄金买了一幅钱瘦铁的山水,这

是画展中最高价钱了。画展结束,钱瘦铁有了很不错的收入。生活稳定了,就以不薄的黄金租下了黄浦路75号的一幢楼房,他的书房正面对着黄浦江吴淞江的交汇处,凭窗远眺,迷茫的江上飘动着来来往来的帆船。因为这幢楼房的房间较多,钱瘦铁一家用不完,画家张聿光、诗人邹洵美的女友也住在这里。

冒广生是明代诗人冒辟疆的后代,本名鹤亭,广生为号,光绪二十年甲午举人,是清朝遗老而又有著名士风度。钱瘦铁介绍,唐云也成了冒广生的朋友。每逢星期天,钱瘦铁、唐云和几位画家相约,到冒广生家谈诗论画。有一次,钱瘦铁、唐云和女画家周炼霞去看冒广生,冒广生是见过赛金花的人,看到美女画家周炼霞,就讲起赛金花的故事。谈到兴致的时候,大家就会画画。钱瘦铁和唐云合作画了一只香炉,一方砚台,香炉上还点有一柱香。画好后,要题写句子。题诗本来应该由有诗才的周炼霞来承担,但恰巧周炼霞抽身离去,做诗的任务就落到唐云头上了。

冒广生看着唐云急得满头大汗,知道一时做不出句子,就解围地说:先吃饭吧。从动杯,唐云就一直喝闷酒。席间突然他高兴起来,说有了。冒广生立刻来到画案,为唐云拿笔润墨,唐云写下了:

诗思乱堕蕉叶叶,

香光浓时海棠红。

钱瘦铁高兴地拍手称快,说:这样好的句子,你是如何想得出来的!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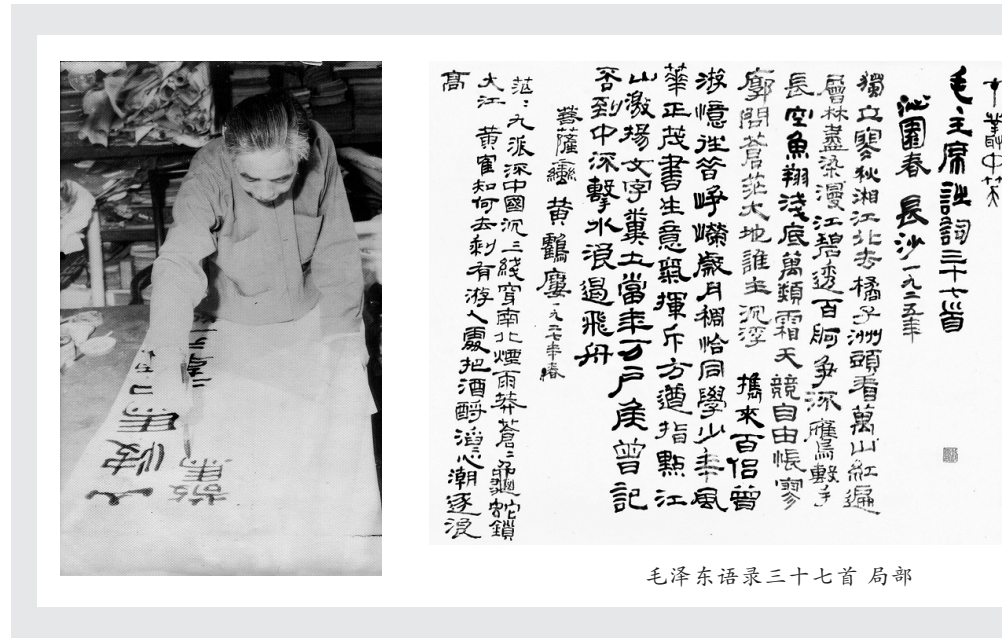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,上海画家生活陷入极度困难,画卖不出去,只好靠画檀香扇为生。钱瘦铁刻印已为用者、藏者所欣赏,虽为雕虫小技,卖得尚好,生活还算能过得去,并没有参加画檀香扇的行列。

钱瘦铁也有一些收藏,其中最为显著者为南宋李嵩《花蓝图》。书画界常前往观赏。徐邦达看这张名作时说三道四,惹得钱瘦铁发火,抡手掌煽了徐邦达一个耳光。当时还是画坛新秀的陈佩秋看了此图,不只是景仰不已,并借到家中摹写一帧。陈佩秋在其摹品题跋曰:

李嵩《花蓝图》有款识,旧藏钱瘦铁先生家,五二年间借来欣赏,为时十日,摹来此本,为资借鉴。时癸酉岁高文阁健碧记于海上。

癸酉为1993年,此为陈佩秋补题。

1956年6月,根据毛泽东的提议,周恩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北京、上海两地成立中国画院,此说得到会议通过。北京中国画院由叶恭绰任院长,上海中国画院由于对院长人选存在争议,迟迟没有宣布。钱瘦铁被聘为画师。整风鸣放会上,性情率直的钱瘦铁就鸣放出许多为画家鸣不平的言论,而且指指像陆俨少这样的画家画檀香扇是糟蹋人才。



毛泽东语录三十七首 局部

日前,我应邀参加了上海文史馆与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办的“钱氏诞生百年书法展览纪念座谈会”。

任政先生生前肯定不曾想到,那天开会的会标会上自己写的字。众所周知,现在的电脑、手机都装载有任老所写的行书字体,供人们使用,极其方便。电脑字库中的行书体是用得最多的字体。可以这样说,现在全世界只要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能看到任老的字,而日常见到最多的就是被用作街市的店面招牌,报刊、书籍中的标题字,深受大众的喜爱。

本人参加工作的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,就有专门研究设计印刷字体的研究室。由于工作需要学习书法,我于一九六二年参加了上海青年举办的书法学习班。巧的是班主任就是任政老师。记得任老师每次上课前,都要发给供学生临习用的课徒样张,每次发三四张一人,其中有他用元书纸临写的褚遂良《倪宽赞》、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隶书有《史晨》、《礼器》等等。一个班级二、三十人,每次要写很多作准备,可见他对学生教书是非常“任政”的。

1963年春,毛主席号召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,那时正好教隶书。他就在家用邮局工作用的印刷报表,约十六开大小一张写一个隶书: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。上课前一早就贴在教室黑板上,学生一进教室就看到这条标语。这情景至今我还清晰记得。当然标语课后被我收藏。

也许他知道我们几个学生是搞报纸、书刊印

回忆著名书法家任政先生

陈其瑞

刷字体设计的,对我们特别眷顾。记得生平第一次去南京路朵云轩化上三角七分买了一张宣纸,就是为了求先生写字。说实话心中还是比较忐忑的,我把宣纸横竖一开三,一张二尺用红粉事先画好格子,另二张对开裁成三尺大小,就这样冒昧地向先生求字,想不到他竟一口答应。在下一节课上时,我一进教室就看到写好的三张宣纸,张挂在黑板上了。

二尺宣写的是隶书“蝶恋花”,三尺宣用行书一横一直写了“满江红”,节临“兰亭序”。任老师在三张落款都把我称谓“研弟”,一开始还真听不懂。任老师长我十六岁,“研弟”即晚辈,其意味深长的。既是长辈的谦虚,又寓意希望小辈在同道学习中快速的成长。这三件墨宝是先生留给我的珍贵礼物,至今我一直珍藏着,已快一个甲子了!

我初学书法的六十年代,当代书法家帖很少见到。仅上海教育出版社出了沈尹默、胡问遂的大楷习字帖很受欢迎。其余则找旧时书坊出的《九成宫》《麻姑仙坛》《玄秘塔》等黑白碑刻字帖学。如自学,无人指点收获很少,写了一段时间,不进步,反感枯燥乏味,不想再写。但当我一旦进入青年宫受教于任老师,就直奔飞快了,信心也倍增。

记得每次上课讲解,任老师都站着用大号狼毫笔,蘸着清水在黑板上示范书写笔法要领,学生在下面看得非常清楚。还对大家说可以行书、楷书交叉进行学习。那时他教行书《快雪时晴帖》,就是那样站着一笔笔交待如何写“羲、顿首”等等字的。课后回去再临写,效果很好。也就是在那时才懂得古人写信用“顿首”是什么意思。

初学书法,以临墨迹上手比学碑帖容易入门,书法老师用笔蘸水,黑板上示范书写,这都是任老师那时上课教授书法的经验,现在我把他写出来,一定可以今后书法老师上研有点启发帮助。

在青年宫学书法,有一次任老师教我们写隶书。我就举手问任老师,如何看待目前文汇报上新出现的隶书标题字?任老师接口就用他那略带黄岩口音的方言说:“那是没有学过汉碑的‘烂石书’。”正是一针见血指出他的毛病。

自此,我方知隶书法虽简,初学易上手,但汉碑是非学不可的。那笔画间出现的上下起伏的抖动痕迹,是自然形成的,那是笔法功力的呈现,需日常苦练,时间积累方成,是容不得半点虚假作为。

任老师平时也关心报上出现的新字体,曾向我们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自荐书写隶书样张。那是一九六三年书写的毛主席诗词。

七十年代他被上海字模一厂通过竞选,书写了6196个通用印刷字模,即现在电脑中的行书字库。八十年代其书写的隶书字样,在文化部举办的“印刷新字体评选”中获得二等奖。

如今可昔的是未能以“任政行书体”名字在电脑字库中命名,这对任老是不公的。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当今社会,有关部门应立即还其应有的署名权。其家属应得的知识产权利益,也相应得到保护。我在此呼吁!

到了一九八三年我调入上海书店出版社当书画编辑,同任老师的关系就转成编辑与作者关系了。自然也到了学生向老师回报教导的感恩时候了。

当我社有书号,可以出当代人的作品时,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任老师。当时要编辑出版一套各种书体技法指南丛书,例《楷书技法指南》《小楷技法指南》《篆书技法指南》《草书技法指南》等等,那隶书当然也应称《隶书技法指南》。

一吐为快,钱瘦铁心情舒畅,即和朱杞瞻赴四川、陕西作万里壮游。由上海赴重庆,钱瘦铁沿途于明信片上作江景速写,邮寄《文汇报·笔会》发表。到达西安,和长安画派的石鲁、赵望云、方济众相见,畅谈中国画界新事,石鲁欲拜钱瘦铁为师。正当他们兴致方酣时,上海中国画院一封电报召钱瘦铁、朱杞瞻速回。回到上海,钱瘦铁即被划为右派,其中主要理由就是为画家画檀香扇鸣不平。当时,上海还有几位画家因檀香扇事也被划为右派,在上海的美术史上,称之为“檀香扇事件”。其实,钱瘦铁被打成右派,除了“檀香扇事件”,还有历史原因:一是他在抗战胜利后为扬眉吐气再去日本,被认为代表国民党政府而去;二是他以高昂的代价住进黄浦路75号,那是日本南满铁路俱乐部,又以汉奸罪论之。这样新账老账一起算,以右派论处把他列入另册。

虽然如此,钱瘦铁仍为朱杞瞻刻了一方印,边款跋云:“丁酉暮春,与杞老从武汉经三峡,过秦岭至长安。万里壮游中谈论中外艺术,自石涛、八大、冬心、谷柯、塞尚、马蒂斯至岳老、白石,以我二人所见相同,杞老孜孜不懈,因刻斯印赠之。叔犀。”艺术家人身处逆境,唐云心中的艺术火种是不会熄灭的。历史上的中外艺术都有这样的境界,在这一点上,钱瘦铁和唐云也有共同的地方,因为在他们身上存在同一种文化现象。1959年冬日,钱瘦铁应北京和平画店的老板许麟庐之邀有苏州之行,见到梁松(托山)的《奔牛图》,回到上海“青临”一幅。画面上呈现出石坡江岸,杂树两株,一位头戴笠笠、身披蓑衣的牧者持牛缰在追赶一头奔牛。十多年之后的“文革”期间,在劫难逃的唐云于1973年有苏州之游,也见到梁松的这幅《奔牛图》,回到上海也青临了一幅,并题曰:“梁托山奔牛图卷,游吴门时见之,其中用笔萧散,有村野之趣,卷尾元人提者甚多,为其罕见之品。”他们二人除了为梁托山精妙的笔墨所打动,而同处逆境之中,有着共同的“萧散”的心情,共享“村野之趣”。

经历劫波情未了。1961年,钱瘦铁的右派帽子被摘去以后,又活跃在上海、北京艺术圈内,作画、刻印、讲学。本来在钱瘦铁受难时未敢出手援救的郭沫若,也把钱瘦铁请至家中作客,钱瘦铁书郭沫若词并为之刻“鼎堂”“郭沫若”印。钱瘦铁又与邓拓相识。此时邓拓写《三家村札记》《燕山夜话》而为读者所称道,钱瘦铁刻了“三家村”“燕山夜话”“邓拓古物”诸印相赠。邓拓亦为他题诗:“老来盛誉满京城,书画兼长篆刻精。更有一心为人民,舞蹈泼墨见平生。”邓拓还在钱瘦铁画的《鲁迅故乡揽胜图卷》上题了一首颂扬鲁迅的诗并跋,跋语云:“钱瘦铁画师作鲁迅故乡揽胜图卷卷,携来北京,一再披览,忆及前年绍兴之行,得者见鲁乡景物,历久不忘,爰题七律一首。一九六二年仲夏。”这本是以诗画会友的风雅之事,但“文革”风起,却成了罪状,他们在受迫害时,以不同方式,使各自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

钱瘦铁在画坛上以侠义闻名,对人对事都肝胆相照。但他那善于激动而刚烈的性子,常常使他的侠义慷慨付诸东流;他经常要为别人打抱不平,差不多每次又都是以输作了结。唐云总是对他说:“瘦铁,你是好人,但是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,常常十有九输,有时输得连路数都没有。”

回忆唐云的这番话,对钱瘦铁的为人,我们知之甚少;今日画坛对钱瘦铁寂寂寡闻,我们对他的艺术理解得太少。每想到这里,我总觉得时代愧对这们全才的画家。



天真烂漫是吾师



孺子牛